

昆明文集

3

昆明文集

3

昆明文集 3

编 著:马昆明

文稿录入:本钢新闻中心印刷厂

版面设计:慕丽娜 本溪越秀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本溪越秀印刷有限公司

版 权:辽新内资E字(2005)第23号

版 次:200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50册

开本字数:正32开 140千字

出版说明

在工作岗位上奔奔波波、忙忙碌碌，觉得时光过得飞快，春去秋来，一青一黄就是一年。在岗人士大约都有个共同习惯，就是直到年终岁首之时，往往才想起对一年来的积淀进行一番清理，除旧迎新，轻装上阵。在机关，这些积淀除了时光痕迹和心灵悸动之外，物化的东西大多是些案头工作的所谓“公文”的文字材料。它们是日常工作的原始符号，是倏忽岁月的像带影碟，是升腾沉落的清晰脚印。可惜的是，这种意识才刚刚形成。在没有这种意识之前，由于办公场所存放有限，办公桌柜容纳有限，电脑硬盘使用有限，恰恰在必须的每年大清理中，这些东西大多被当做废纸废物清除销毁掉了。直到有一天，大约是2005年

底的一次清理中,突然醒悟自己在岗工作的时日已经不多,应该把自己在岗时期与个人工作有关的一些东西保留下来,检点一下“天下为公”的人生历程。可等到有了这种想法开始着手收罗结集时,却发现为时已晚。因为由于过去多次的“彻底清理”,加之工作单位几经变动,居家住址多次搬迁,偌多的“公文”早已所剩无几。所幸的是,除了早年的“公文”仅存几篇外,近年的“公文”相对较多,尚可利用,但又不能全部入选,所以对近一两年的进行了筛选,在具有不同工作内容的典型材料中摘取几篇,汇编成册。这样一来,公文的数量就形成了一种视觉成像现象——近大远小。因在此之前某已有两本文集“1”、“2”,所以这次以“公文”为主的小册子就沿续称之为《昆明文集3》吧。

这本文集的文体主要以“公文”为主。这里所谓的“公文”大都是为“公”而“文”的,是我的“公事”之作,实实在在反映工作原貌。有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文”,由我起草、局处印发的规范性文件材料,如

《关于×××的请示》《关于×××的通知》等；也有的虽非规范公文，但属于指导工作协调动作的“亚公文”、“泛公文”之类，如《关于×××的方案》、《关于×××的调查报告》等；还有的虽不属公文文体，但完全是为工作服务的“公”事材料，如《关于×××事迹材料》、《关于×××年个人述职报告》、《关于×××上的讲话》等；除上述篇章之外，一些与工作有密切关系为公而写的通讯、消息、随笔、散文等文章也有选择地收录几篇一并编辑在内。

这本文集中保存最为完整的是来到市文化局（新闻出版局）工作以后的年度个人述职报告，篇幅最多。除1999年度的底稿没有找到之外，其余各年度的材料均收录其中，成为本集中反映本人十几年来基本工作历程的一条主线。自年青参加社会工作以来，几十年来为公奋斗，期间付出多少血汗，绝非一册“公文”文集可以承载得了的，更何况这本文集仅仅是在市文化局区区十几年的光阴浓缩。但从仅有的这点“生命

存量”资料中,个人服务民众、回报社会的拳拳之心,亦算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 这本文集原本计划在2005年完稿付梓。但由于可支配的个人时间确实有限,所以一拖再拖,直至今日才算有了点眉目,所以文稿的截止时限就放在2006年个人述职报告日期——2007年1月,因为这是我工作变动后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和又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以后还会有些别的“公文”之作,如果可能的话就有待于下一步,再集结新篇吧。

作者:马昆明

二〇〇七年五月二十八日

目 录

1、走又红又专道路,做一代新型矿工	(1)
2、业务工作总结报告	(10)
3、关于申办自行车协会的请示	(17)
4、本溪市自行车运动协会章程(草案)	(19)
5、年产 30 吨塑印油墨、60 吨胶印彩墨可行性研究报告	(25)
6、关于架设城市空中缆车的请示	(29)
7、一九九四年个人述职报告	(34)
8、本溪电业报十年庆典致词	(41)
9、关于对市新华书店经营运行情况的调查报告	(45)
10、成立无形资产事务所申请	(62)
11、一九九五年个人述职报告	(63)
12、北京参观座谈要点纪录	(72)
13、一九九六年个人述职报告	(77)
14、一九九七年个人述职报告	(83)

15、一九九八年个人述职报告	(86)
16、二零零零年个人述职报告	(89)
17、关于《本钢日报》的审读报告(提纲)	(94)
18、在南芬区文化局印刷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00)
19、竞聘演讲报告	(104)
20、二零零一年个人述职报告	(108)
21、文化局、新闻出版局落实本溪市非公有制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具体措施	(112)
22、二零零二年个人述职报告	(114)
23、认清形势,抓住机遇,积极投身新一轮招商引资热潮 ——新闻出版处贯彻市委及局党委会议精神落实 情况综述	(118)
24、关于建立本溪市旧书市场的函	(120)
25、本溪市“扫黄、打非”专项经费落实到位	(121)
26、本溪市治理报刊散滥方案	(123)
27、在庆祝本溪市印刷协会成立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126)
28、二零零三年个人述职报告	(132)
29、本溪市表彰 2002 年“扫黄、打非”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136)
30、首届印刷技术进步成果展前言	(138)
31、本溪市出版印刷发行协会换届大会工作报告	(140)

32、本溪文化产业市场培育及发展趋势研究	(147)
33、版权保护、版权贸易手段及途径	(161)
34、在庆祝本钢恢复生产五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	(171)
35、喷个月亮	(173)
36、第五届中国本溪枫叶节门票设计	(177)
37、文化产业考察随笔	(181)
38、报省扫黄打非先进个人事迹材料	(191)
39、二零零四年个人述职报告	(193)
40、本溪市版权保护三年规划	(196)
41、市出版物市场“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进行调整	(198)
42、市“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荣获省表彰	(199)
43、我市召开县区新闻出版工作会议	(200)
44、本溪出版印刷大厦招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
45、西南风情进雅园	(207)
46、进一步规范报刊征订工作通知	(208)
47、2005 年版权工作汇报	(210)
48、报省局本溪新闻出版局先进集体事迹材料	(213)
49、报省局本溪新闻出版局先进个人事迹材料	(217)
50、二零零五年个人述职报告	(223)
51、关于我市政府机关办公软件正版化拨款的请示	(226)

52、关于拨付正版办公软件政府采购经费的请示	(228)
53、本溪市新闻出版局执法依据	(230)
54、2006 年报刊征订情况调查提纲	(233)
55、本溪围绕“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组织实施市场 清查和反盗版宣传活动	(235)
56、关于举办县区文化新闻出版执法人员培训班方案	(237)
57、县区文化新闻出版执法人员培训班讲义之二	(239)
58、关于加强新闻出版经营单位职工个人保险工作 的情况汇报	(241)
59、7000 多册图书“增绿”乡村	(243)
60、关于贯彻落实《印刷行业公约》，创建诚信企业， 进一步推动我市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决定	(244)
61、2006 年版权工作情况汇报	(248)
62、本溪市出版印刷发行协会申报先进社团材料	(256)
63、2006 年新闻出版处工作总结	(261)
64、报省局本溪市新闻出版局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先进集体事迹材料	(266)
65、在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双先”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	(272)
66、二零零六年个人述职报告	(275)

走又红又专道路 做一代新型矿工

新洞煤矿掘进队工人 马昆明

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

我叫马昆明，现在是新洞煤矿掘进队的掘进工人。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日从农村的广阔天地里，被选调到新洞煤矿工作。回顾自己两年多来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由一名下乡知识青年成长为社会主义新矿山的主人；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懂得了矿山的技术；由厌恶做煤矿井下工作，到热爱煤矿井下工作，这些思想的转变和收获，无不是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以及老工人师傅传帮代的结果。自己虽然已取得了一点的成绩，但是距离党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借会议的机会向到会的领导及同志们学习，致敬！

下面我就把我入矿两年来，为革命学技术，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在工人阶级再教育下不断成长的体会，向领导和同志们汇报一下。

我汇报的第一个题目是：努力改造世界观，安心煤矿干革命。

从农村走向工矿，这对我刚进矿的知识青年来讲，确实是

件值得高兴的事。就这样，我怀着建设社会主义新矿山的革命热情，来到了新洞煤矿。

可是一分配工作，却是下井，当掘进工，这时在我的头脑里，立刻闪现出：井下，工作艰苦、危险、不安全、被人瞧不起的错误概念，于是在刚一进矿的那阵子，自己思想情绪低落，工作也没劲头，一天稀里糊涂的混。连队里当时还安排了一些技术教育课，给我们青年工人讲，我当时想：“这纯粹是胡扯，下井工人学啥技术不技术的，其实也根本没啥技术，有‘技术’那就是出大力就行了。”所以我当时对于连队办的技术学习课，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只当耳旁风。

由于我一天天情绪低落，不过问技术，所以在井下工作时还真出了不少问题。那个时候，我们矿老工人特别少，一个“掌子头”（即井下掘进作业工作面）还“摊”不上一个老工人，所以老师傅带新工人仅能带一个不长的阶段，就又到别的小组去了，剩下我们的只是几个一起刚入矿的新工人自己顶岗。

一次，我们在二井一道搞探巷打眼，我凭着往常跟老工人干活时“瞄”的那一、两眼，也就操机头打起眼来，可是当打到0.6米深的时候，钎子就不转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几个新工人“捂治”半天还是不转。我当时想，干脆拔出来另换一个，可是怎么拔也拔不出来，于是索性就不拔了，另插一根，继续再打。就这样，打一个夹住一个，一连换了七、八个钎子杆，足足打了一个班的眼，也没打出来个象样的眼，可是钎子杆却插了满了整个掌子头，工作面象射满了箭的箭靶子一样了，叫人哭笑不得。就这样我拖着筋疲力尽的身子，垂头丧气的升

井了。后来请教老工人，才知道是由于掌子头遇到了“泥质叶岩”，有裂隙，自己不懂遇到这种情况的打眼技术，所以才造成既打不进去又拔不出来的后果。还有一次，在“下山”放炮。当时由于放炮员因病没来，所以我就代替他放炮。雷管“小线”（即“子线”）联完后，我和大家一起撤出掌子面，到隐蔽地点进行放炮，可是起爆器一连拧了三次都没响，这一下子我可慌了神，心想是不是小线没联好？于是我赶紧跑到100多米的下山去，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觉得母线和小线没啥问题，于是我又跑上来，一边走，我嘴里还一边叨咕“这回可该响了吧？”可是充足电一拧还是不响。这时我可上了火，摸摸脑袋，发现自己也不知是急的，还是累的，汗珠子刷的一下都冒出来了！可是还得下去呀，就这样上上下下的折腾了将近一个班，跑了好几个来回，还是没放响。最后临要下班时，排长检查工作来到我们掌子头，才发现我们放炮没放响，他又重新把连好的小线拆了重新联一下，一放，轰隆一声，响了。我当时真是又气，又尴尬，一时说不出话来。排长发现我的那个样子，就走过来，耐心地跟我说：“小马，你不要灰心丧气，放炮这里面也有知识，也有技术。”接着他又问我：“你们初中念书时，不是学过并联、串联吗？你先头放不响是由“串联”的结果，其中有一个“臭管”（即有毛病的雷管）不响就都不响了。我后来把这个小线联法给你改了，联的“撮儿”，也就是“并联”的意思，这样其中有臭管也不怕，它不响，其他的管照样会响。”我红着脸听完了老工人、排长的话，自己感到脸上热辣辣的，心里嘀咕：真想不到，在井下，还需要物理上的知识呢。还有一次，我们

沿着“一节”煤往前探巷，那天大工没来，排长叫我代理大工，当时任务是两架棚，我学着大工领着我们干的那样，把货装完，就准备给棚，当我和其他新工人在“找腿窝子”时，发现工作面“底板”特别“萱”，当时我还挺高兴，认为今天腿窝子好找，于是三下五除二，我们几个新工人就架完两架棚，高高兴兴的升井了。第二天来上班时，连队的连长把我叫了过去，问了我昨天的工作情况，我如实的向连长汇报了情况，心里想领导可能要表扬我们，没成想却挨了一顿“揍”，说你们昨天发现腿窝子“萱”，却没给“下底梁子”和“穿木鞋”，下个班来接班时，发现你们给的棚子明显下沉。要不是他们及时汇报了情况，队里指示他们采取果断措施，进行了现场处理，差点发生一次大的“坐轿”事故！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我们连队领导没有事先告诉你们那里有空巷，以后工作可要多注意呀！”我当时被连长的一番话说得热热乎乎的，心想，哪里是连里没讲啊？而是自己根本没注意去听，没有一颗在井下安心工作的事业心所造成的。因此，在建矿初期，造成我们小组月进只停留在 30 米左右，质量事故和其他事故不断发生。

在连队党组织的耐心教育帮助下，我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生产的实际教训又告诉我自己，光凭力气而没有生产技术也是不行的。我回到家里翻开毛主席的光辉著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主席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检阅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毛主席又指出：“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对照

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联系到自己不安心在煤矿井下工作,出现许多问题的实际,越来越觉得惭愧,越来越觉得自己对不起党的培养和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时候,矿党委又组织老工人讲新、旧社会矿山对此,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毛主席的光辉指示,老工人的阶级教育,党的培养和实践教育,使我心明眼亮了,使我对煤矿工作有了重新的认识,从此安心了在煤矿工作。

我汇报的第二个题目是:为革命苦学技术,在工人阶级的再教育下不断成长

由于我思想上解决了过去在理想、前途上的错误认识,因此更加热爱矿山的工作了,为革命学技术的劲头也就大了,每当连队里开展技术教育课时,我总是认真地听讲,我发现不懂和疑难的问题就找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和找老工人请教。首先在打眼上,为什么打眼要找角度?遇到全岩掌子打多少眼?遇到半煤岩掌子打多少眼?遇到全煤掌子打多少眼?我在学习中认真地请老工人师傅教给我,老工人师傅也总是热情地把多年的经验传给自己。自己把从老师傅学来的布眼技术,又结合着生产的实际去应用,一时间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学技术,尤其在井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遇到的“拦路虎”就是苦和累。打眼,刚一握上机头,给上风,立刻震得浑身发麻,加上我们矿当时的设备又是“老牛破车疙瘩套,”机头漏风漏水又漏油,打一次眼就弄得浑身上下湿碌碌、油乎乎的,有时机头支架的风阀失调,就会“抽冷”的来一个“黑狗钻裆”,身体被支架顶个仰面朝天。遇到这些困难时,老工人师傅总

是热情的鼓励我，老师傅语重心长地说：“要想学会一门技术，不下苦功夫，是学不来的。”老师傅一面说着，一面又手把手地教给我，怎么调节风压，怎么样找好角度，并且既省劲，又打得好。就这样在老师傅的教育下，入矿两个月我就基本上能独立操作布眼、打眼了。一次我夜班下班回到家里已经中午十一点多钟了，吃完饭就想睡觉，可是当我想起在当班时遇到的岩石变化的情况，一种革命的责任感又促使我怎么也睡不着，拿起笔来，在纸上划着布眼的位置。我母亲见到我还不休息，就心疼地说：“怎么还不睡觉，划什么棋盘哪？”我说：“妈，这不是划棋盘，这是在划怎么样打好眼，多‘进道’啊。”母亲说：“那也得睡觉呀！”我说：“弄不完，找不准，睡也睡不着。”母亲见我挺固执的，所以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就这样我一直把掌子的断面，岩石的硬度，需要的眼数，火药的用量都计算妥当之后，才安心地睡了觉。通过班上实践证明，完全合乎实际要求。1972年1月期间，我因病住院了，在住院期间，我觉得这是学习的最好机会，于是我就在住院期间，认真地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着重学习了《实践论》。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得来的”。……“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我又开阔了眼界，我感觉到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光有直接经验是不够的，而且还要有丰富的“间接经验”，那就是从书本上学习。于是我就从老师傅那里借来有关岩巷掘进的一些书籍，又从我们连队的工程技术人员那里借来一些岩巷掘进技术知识以及验收标准等书籍，就这样我一边战胜疾病的痛苦，一边坚